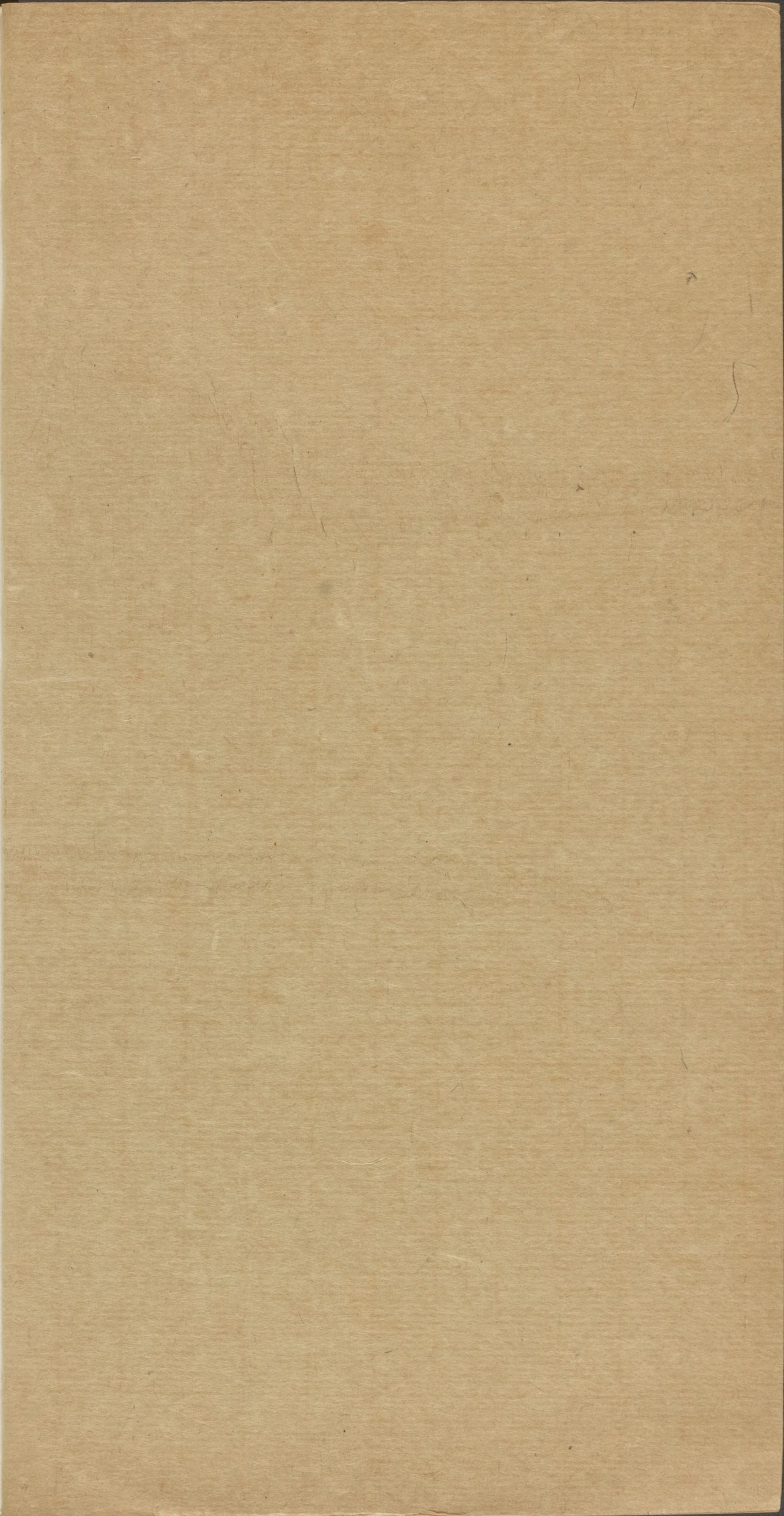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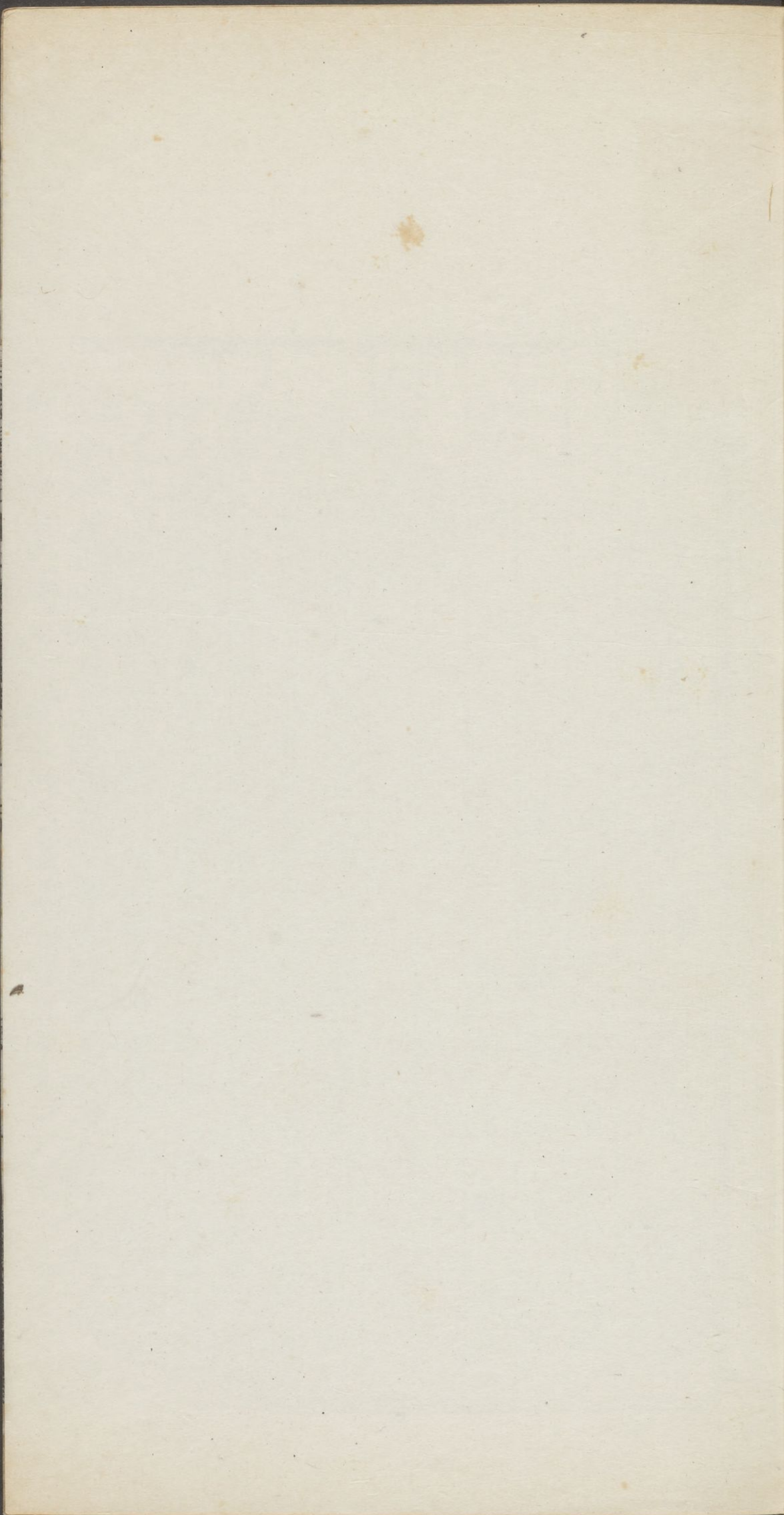


T 9297/0446

5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後卿編輯

建陽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宋朝兵

太祖善於制兵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宋朝兵制凡禁兵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外備征成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糶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五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藩漢兵此制兵之大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太祖聽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千萬諸郡十萬外足以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

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畀之享祿祿厚則各知自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遠也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不敢有異心者此其為慮豈不深遠哉宋朝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群臣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曰軍監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蓋亦以是加之察乎

宋朝藝祖用將

嘗謂曾鞏論如取董遵誨於仇讎姚內斌於浮屠是待之以誠而結其心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邊境以安雖彥升之好勇繼業之自伐皆所不問是畧其小而求其大爾何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業四十餘年邊境賴之是久其任而責其成凡此固藝祖之術未足以見其術之微者藝祖於郭進李漢超也治第用銅瓦則隆之以恩賜厲郡錢十萬及地利使自養則富之以財待之如此宜皆極其爵位也然所居不過巡檢使而其名則小名既不足有為矣然皆使之得便宜從事而其勢則崇豈不隆以恩不富以財不能以結其心不小其名則不能厲其進不崇其勢則不能重其威

宋朝三衙四衛

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抗敵其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而為三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衙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主四軍謂之八抗梯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

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宋朝三衙四廂等兵

三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

四廂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騎武騎步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四兵

王鑑兵序云兵之目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二司隸為處則衛鎮出

則戍更二曰廂兵諸州隸為專於服勞間亦更戍三曰役兵群有司隸為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役其業以事專故處而不更四曰民兵今廣南土丁保丁土丁係稅戶上五丁抽二二十一歲注籍六十一歲入老保丁係稅戶上二抽一皆係終身終軍無更番之法今禁兵亦二十一歲招刺六十歲減少分七十放停皆無更番之法所以不如周之更番

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

國家開寶初兵實籍總三十七萬而禁兵纔一十九萬至道六十六萬而禁兵纔三十五萬天禧九十一萬而禁兵纔四十三萬明道僧至一百一十六萬而禁兵纔六十六萬以今准昔亦可槩見本政書曰禁軍平時衣食縣官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往往嬉游驕惰而不可用而又二遭黥涅類不得與齊民齒終身執兵無休免之期故雖厚賞招募而應者益寡所在兵額闕而不補十常二三樞密院時時迫切州縣督以嚴科俾招填闕額則有司苟免充數疲瘁咸在而又害及平民動遣剝執

皆以抑勒為情願上下相蒙苟逃憲網故每當有府檄至則道路為之
輟行商旅為之罷市比屋整齊無所控告又遭黥涅者既非本心故雖
就羈制尋即潰散朝以溢額而奏陳夕以逃亡申舉者有矣亡逃既眾
則所在嘯聚惟事攻剽習以為常而國家常慮生事亦每為之屈法招
撫許其首復自新依舊軍分安排雖有竄亡訖無刑罰祖宗軍政廢弛
殆盡其間州縣往往招納亡卒使之詭冒身號為認名字亦謂之捉換
故凡在軍之人朝甲暮乙倏此忽彼靡有定居由是卒伍之間動為自
營之計凡有差出征戍稍涉重難率皆亡命避逃緩則冒名急則為寇
有罪則頒赦

養兵之制

宋太祖有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而韓公琦亦曰養兵雖
非古然利處不為不深嗟夫田不并居兵與農異此苟道也而聖如太
祖賢如韓公顧以為利何也我知之矣善養兵者以兵養民不善養兵
者以兵病民思昔祖宗之制兵也歛強悍之民以為兵賦淳良之民以

給兵征伐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屯戍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天下之
民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仰事俯育終其身相保聚雖日賦月歛有不
暇恤曾謂不以為利而反以為病乎雖然是制也通古今行之可也而
二三百年間之所以變易政令則曰養兵之害下之所以游談聚議則
曰養兵之害言利者不一二而言害者已千百此獨何說也曰兵之利
於民者非一端害於民者大槩有二為兵冗一也兵驕二也

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
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
若土人陳貫言之東兵不及土兵田况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
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方平曰不可韓公琦曰可卒
刺之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刺之夫以祖宗之
至仁大臣之至忠而藉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
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而為法

益酷鞭笞之苦不得免為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輸其忿而已

太宗兵制壞於童貫

太祖盛時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師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造朝入朝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塗負糧兩石不得雇代以遠其力。太祖常謂雖京師有警皇城之內已有精兵數萬况天下乎。取太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負察本藩鎮斤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弁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宋朝之兵自童貫高球壞之而勸阻之法壞驕隋之習或出伐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攻城而叛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其亂今日之勢幾於此矣

宋朝兵精

秦漢之際一燕一伐自當匈奴宋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雒州李允則自

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巖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

宋朝精兵

太宗真宗以來循建隆故事親閱歷旅武藝精絕有擲劍凌空續身承接妙捷若神者有挽強至二石五斗二十餘發而綽有餘力者有槩鐵槩十五斤舞於馬上往來如飛者有百人守關而契丹不敢窺其國者有對移一蒂地剩以一瓶水而亦蒙簡記其姓名以備後日之用者

開禧用兵不是處

有進攻唐州退坐棗陽虜兵方至三家河而夜遁以奔譙樊城者有解圍和州不聽以印制徑帶五千人退居采石夜聞行舟聲驚虜至而故走太平州者不知此何以張吾軍又有率師儀真為虜拊襲倉皇失措而無統者有進圍壽春退走安豐截斷浮橋首尾不應者失律如此何以整其旅

丙寅用兵賞罰不當

丙寅褒賞冒濫郭公莊之捷小將之用車以勝也主帥乃冒之而遷官四方山之捷總保之守山寨以勝也招使乃冒之而加秩平進關之幸以不敗守關者之力也而賞歸於安陸之別駕南河之奮死不顧忠義軍之力而捷奏於漢陽之守貳拓臯秦興之能保鄉井義勇民兵之鏖戰也而京口統制乃被不次之擢臨淮壽春之不顧矢石萬拳手之亡命以狗也而幕府與屬乃膺最上之賞以至鳳凰山之捷以王帥斃而不問熨斗谷之捷而招撫怒而不上襄陽一萬八千之奏而及賞者才四百十人而半為宣幕之鄉親漢陽一千二百人之捷奏及賞纔二十人而半屬朝士之薦送合肥守城之奏不及其十分之一而厚薄之不平已見於汾淮之歌頌熨斗燠奏伏騎之奏不及其百分之一而有無之異報已間於將貳之交爭以至宣招制帥之結罪勘同及不若檢詳詳房吏人一笑之為得監司州縣之外衙保奏及不若承旨司一言之增重臨戰未前之膏血而為都司檢正吏會之金珠被傷未沒之瘡痍

又復割而為兵藉賞功諸房令史之酒炙立功之地不在於戰間之揚而在於檢正廳擬筆之濃淡奏功之牘不出於都轄之官而出於左右司薦口之輕重惟是助偽之范仲士叙官而得秩而仗節死義之秦司幹官乃無料祿以沾升合事叛之王喜則鉞以帥閫而亡命先登之李好義乃瘞黜於西江之戊副胡海之首斷於王福之手而費歸於班世毋射楊之血濺於張敵萬之身而命出於趙師道是則賞不特歸於不戰之人而且及於從叛之人恩不特及於無功之士而反遺於守節之士陛下所謂不受爵賞以勸智勇果何智勇之謂勸耶同上

小人每輕啓其端

熙寧之初不過變新法耳新法已變而兵興於熙河元豐小人不過撼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於滄鄴蔡京始謀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悅則薦童貫以帥而師童貫始謀亦不過望節鉞耳及其得位則納焉植於國以開邊隙主于始謀又不過傾蔡京耳及其勢利相軋則欲復燕冀以要功名蔡京欲固其寵則興嚴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求

樂之役章享之於滄郡蔡京之於青塘皆是謀也雖王安石亦開熙河之端况小人之不足道乎

宋朝掌兵管軍之職

宋朝用兵以仁故所遣之將亦皆不嗜殺人者如曹彬申嚴禁暴之令則賞王金斌稍肆侵掠則罰是也平蜀之役斌以節度使為都部署則為彬以內客省使為都監見賞則為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其平江南也彬以宣徽南院使為都部署謂節度則遙領也平蜀平江南皆在罷所謂客省宣徽使則猶職名也所謂都部轄都監則猶漢唐大將督帥有事則命事已則罷也至於節度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為正任者止與文臣分班而已內客省使引見四方館東西上閣門使副為橫行者皆為祗應官耳自通事舍人而下為閣職自諸司使至刺史為遙郡自諸司使副至內殿承制崇班為大使臣自供奉官至禁直借職奉職為小使臣皆以別秩祿而無與於掌兵惟殿前馬軍步軍都副指揮使三軍都虞候天武捧日龍衛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為管軍掌兵之職而又無符印故三衙雖統天下之兵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其見宰執必橫杖肅揖樞密唯總符印而兵則管于三衙四廂其有調發則必需天子之命三衙樞密於是乎盡屏五代餘習矣環衛官自金吾上將軍至于千牛諸衛將軍皆為宗室之職名及為武臣之贈典或為責降之散官故環衛官無復漢唐內變之邊有守將李漢超郭進等皆內屬密院諸路有兵官是乎內郡外郡無黠將驕兵矣然澶淵之役禁衛瑟縮而不行靖康之變主帥倉皇而不至虜馬長驅中原曾無結草之衛天蹕南駐張韓劉岳各擁大兵以抗強虜士氣稍振兵威方張復懲東晉之失盡易而為御前軍馬固無巨劉之僭亦無灞上關中之捷矣推原其故自太祖太宗削平諸國之後宿將淪謝文臣典兵寇公澶淵之行韓范為西北捍禦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厥後王韶擅開邊隙李邦彥但守和議戰守俱無足言者習於用文而不用武故也

按陳止齋建隆盛
察龍圖之制舊典

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從容杯酒間盡罷侍衛指揮石守信殿前副點檢
高懷德殿前指揮王審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等軍職而授以節度
之虛名其在外郡以節度而掌兵者猶近三十州符彥卿在大名王景
仁在秦州郭從義在
徐州武行德在鄆州郭崇昭在真定李重進在揚州李洪義在永興王
彥超在鳳翔楊承信在壽春張永德在穎昌劉重進在邠州趙贊在鹽
州宋延渥在鄧州孫行友在定州藥元福在興仁白重贊在涇州張鐸
在河中王仁鎬在襄陽趙晁在孟州李萬金在延安李廷璋在晉州袁
彥在陝州李筠在龍德府陳思退在滄州馮
經又在臨州折德衷在府州李夷興在夏州皆非他節鎮之比而以節
鉞管軍者不與焉自唐末五季各擁重兵不純臣京師乾德中有因遷
徙而代者趙贊徙延安以
馮贊知廬州有因致仕而代者郭從義致仕以
鄭敏知河中有因卒而
代者王景卒以劉
知古知鳳翔有以他職迭領者張光翰以求清節度管
軍即以劉熙古知具州於是天下
節度皆為守臣矣雖然守將之控于西北者如李漢超郭進輩凡十四
人類多又任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權之利悉以與
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武朝廷無
西北之虞李漢超守關南馬仁騶守江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
州何繼筠鎮祿州以拒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與成晉州李
漢普李繼勳鎮昭義以禦比漢趙贊也延州姚內斌守慶州
董遵海也環州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內郡守

倖兼治一州民兵轉運使兼總一路財賦其稅賦推酷商稅茶鹽坑冶
山澤之利各以分數隸給州郡及係省房廊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前
不盡者盡歸本州有軍資庫貯經費有公使庫備知通泛用聽遂州置
軍營招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每
百四五是時雖罷方鎮而守倖猶得分兵財之權備非常也自熙寧初
王安石建言與其財利資守臣孰若收之公上於是盡括四方地利罷
州府禁軍招填會遂路闕額兵食衣俸上供京師自為朝廷封當錢免役
場河渡沒官之產召人買漢斷佃以助常平設育的市易盡歸常平司
其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州郡只有公使庫限二百千至三千貫止州
郡所入才有此息房園祠廟
之利守臣寤東屢有奏陳其免役等錢則歸之常平司房廊地課盡
歸轉運司於是乎守臣無利權矣安石又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
人為一將置副專領西北今七十九將東南止十三將於是乎守臣無
兵權矣內外守臣既無兵權又無利權此靖康之變所以無勤王者也
間或有之亦市井小人易合而易散者也是為得歸咎於國初懲艾藩
鎮之過歟嗟乎國朝一路財賦猶總為轉運使至熙豐則分為提舉常

平茶塩市舶坑浴渡江以來又有四總所則州郡之財益可知矣熙寧
立制猶有一路團結之兵今之缺而不補者十且三四州郡之兵又可
知矣獨不監靖康覆轍乎今兩浙禁節福建保節乃兩軍團併為額者
者元豐今悉以雄節之類併同禁軍任維逾天下而虛籍率十三四其
間老弱又半之或有弄兵橫池者已不足以禦之况望其當大敵乎

宋朝養兵之制

井田既廢自漢迄唐皆收屯田之利宋朝官有屯田郎不聞屯田之效
守倅以營田係銜不著營田之績何耶五季易置皆以兵也養兵如養
驕子抱而哺之猶慮弗食如之何使之田而食耶律以階級亦已善矣
始以民田終以兵田使之知有倉廩之積室家之奉踐其利而忘其勞
顧何有不足之意太祖規模遠大慮不及此又何邪按建隆編太祖以
諸郡本城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就糶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
京師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之習南北風土之異未必不為屯
田地也特神機深秘未即發露耳自慶曆嘉祐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
置節軍由是在京禁旅無就糶者又掌觀之太祖語左右曰吾將西遷
而廂軍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

洛雍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不然
不出百年民大困矣蓋國初自石晉失關南十縣而太原與北虜合從
大梁京鄴外無藩籬之限所籍重兵以為衛厚賦以養兵耳月積歲累
既無屯田以養兵又不遷都以省兵民安得而不困哉是故太祖懲創
五季征推茶塩酒酤之禁止能寬之而不能盡去之者凡以養兵故也
未幾以朝臣監諸州稅以刺史為解州權監制置使以歲之餘用別貯
為封樁庫收典賣田宅印稅錢增河東幽州警禁置揚州建康蒸引權
嶺南監拘留州錢為係省無得妄費比技諸州征權等錢不得欺隱朝
臣監稅止不得賦凡以為民亦為養兵故也
後五丈渠自都城連鄴也於是國初之兵十五萬真宗時內外兵幾百
通東方之漕亦為養兵也
萬實九十仁宗寶元以後募兵益廣迄于至和兵蓋一百二十六萬矣
以上並見神宗即位張方平上疏曰京師砥平衡會之地國依兵而立
兵恃食而聚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夔曆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
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壯城謂之廂軍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歲增衣糧

天下安得不困考方平之言遂符太祖之先見使平生於崇觀間則目之所覩又如何也嗚呼太祖規模遠過漢高祖而群臣無奉春之策豈天數當有靖康之變耶秦漢用度耗於用兵國朝財賦困於養兵曾南守矣歲黃而趙魏失寧麥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復開易水疏雖距修餉河之利邊也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必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者知兵農兼務哉天下乃遣議臣東出宿臺至壽春西出許穎轉陳蔡之間至馬節得五可怡者二十二萬頃欲收耕老之業變其功用而天子統意向之而任事者破壞其法故功不立

今田養兵之策

宋朝財賦困於養兵已見職官戶部六院四轄諸監司弁右方養兵說今日之兵不減於全盛之時者蜀漢荆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為邊郡湖廣閩浙崎嶇山谷間皆為內郡非兵無以為守也今日養兵所藉者田稅之人征權之利皆已數倍於盛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於內郡地狹民稠亦無可墾之田矣邊郡決狹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不可為屯田也子祖述積穀雖五吳主屯田尋陽荀羨之東陽晉穆陳慶之之義陽劉義欣人巨崇祖齊之芍陂鄧艾之壽春羊祜杜祐之襄陽都貴并堅

薛亮子臣魏之徐州以圍按之皆在漢南淮右惟淮江在曹滑之間壽春半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邊郡也中興以來要約既固議者憚於開邊隙從邊之民佔佃已久議者憚於起民爭也今也或戰或和犬羊相噬何要約之足恃丙寅北伐流轉者衆何佔佃之可戀乘流轉之初返而以安集為名當時鷓鴣之相持而以防拓為說及是時也行屯田之策省養兵之太費當今之急務也就高為堡以固民心韓重華之法可行也外為游兵以護田作趙充國發騎就草為田者齊兵祖述禦其外之策可用者計夫給畝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為三等當如唐之軍府屯因水之利以之灌溉以之運漕當如鄧艾之導濟河杜預之激滄流劉義欣之疏芍陂可也國家間暇此虜擾攘不及是時少為根本地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腴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外俱弊將不知其所止矣何暇為恢復計哉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用門 縣丞管韶校正

周財用

周宜理其財之所出

或問周禮其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每觀六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特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用者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更濬漏乾役或有容奸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既窘於用則不免虛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內府

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
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攷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
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攷則
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
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適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
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
取之於下而已非固胥胥然為是不憚煩也。大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
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司次舍幄帟服
裘之用捨奄寺嬪御掃洒使令之損益皆得以自總而身計之而不惟
上之自便以滋國費困民力嗚呼茲成周之所以盛耶由此觀之冢宰
制國用非理財之謂也均節財用之謂也亦明矣。非理其入理其出也。辭抄云。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

大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皆三公兼之自
漢丞相以出入財穀非已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大

農禁錢屬少府會計屬司徒即此尚稟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
相侵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
法不精章和以後大農之平準為中準列於內而取少府之尚藥大官
御者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同上云

周漢唐財用

周漢唐內外財

周時冢宰制國用凡玩好匪頒皆得以制之是內外之財相通也漢興
山海地澤之稅歸少府以供天子私用公賦之入歸大司農以供國家
經費內外不相關若非周制矣然官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若於經費
之外別立少府專為天子私奉養而不歸於大農大農用有常費亦是
羨意故人主節儉緩急之際又可以出私帑濟公用若光武禁錢悉歸
大農是不知此反使後世有鴻都之事惟唐之人君幹經費之物盡為
私藏則意大失矣

漢財用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今歸大農

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漢初縣官未推鉞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領司農丞領鹽鐵事官自權之而向時山海之稅歸少府者至是入大司農矣按母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合用國家武備繕法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勞賜一出少府歸大司農少府自不相關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取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事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司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而猶未至於出私幣也宣帝承武帝困乏之餘乃始出水衡錢私藏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其得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慾賞賜節約都內錢四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六農內藏皆有餘蓄則亦何事竭公

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之大農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夫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願使一切助辦於宮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於亡聊而有內庫之私也然則宣元二君捐私帑以濟公用要不失為羨之意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又武帝不開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唐仲友

郡國財賦

漢置司農少卿雖承秦舊但秦人盡歛天下財賦至於負海之粟以歸京師賈生所謂千八百國民以自養者是也至漢大封九國分侯功臣止以十五郡屬京師而又列侯公王食邑其中近於周家獨取畿內之賦是時郡國自有司農少卿錢所以吳王鑄山煮海者自擬王者百姓更賦皆貸勿收梁孝王府庫藏金玉多於京師正為此也是時賈誼晁盾諸公皆以是為憂故武帝設鹽鐵官盡籠天下之利算緡錢商車

大率皆是籠絡郡國財賦尊顯卜式以風諸侯令助邊云
養財所自出

治財之術亦養其財之所自出而已矣夫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
刻矣而其治財猶為知本未至如後世之一切也商君之法使民耕織
粟帛而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夫粟不入於官
也而復其調則上宜之用貨爵入粟也而除其租則所入者宜不足以
償所失也二子行之秦以富強而漢有紅腐之積彼獨何術也彼誠知
夫財之所自出者不可不養則其所以予民者乃其所以取民也武帝
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愁而外事兵役自其兵役之興而邊民困賦役
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斡益鐵筭商告緡也而商民困自其責爵得以
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即也而世家之子弟困
自其差出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罰酎金也而
列侯困夫自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
以養民之本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財貨流通賦稅之入

而上不勝用矣陳季雅

唐財用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

唐初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元宗時
王鉷始歲進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
及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卒肅宗時第五琦請以左藏
財賦盡歸之大盈庫供天子賜給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皆人主私
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出入矣德宗時瓊林大盈陸贄常極諫之故方屬
意聚斂韋臯有日進李兼有月進劉蕡有羨餘之貢又有代易進奉刺
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蕭綬始一以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益
私財憲宗即位盡罷進奉似矣未幾劉闢李琦既平貲藏皆入內庫于
顯皇甫鏞為刻剝於是有助軍賞之名後武宗懲前弊以戶部度支監
鐵及諸道進奉並輸延資庫以宰相領之又不足

唐財賦倚東南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
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曆中獨孤及為舒州元結
為道州率戶不過歲取十千而止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李林甫
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
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當時
戶數減耗如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二十
萬緡之賦已增道州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蓋至是而求其及於
什一之半而不可得此李翱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于咸通又加
甚為故陸龜蒙言元和中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江南之賦已重
殆今盈六十年賦又數倍於前後蒙此言乃發於咸通也故元和視大
曆建中而重咸通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變故之
餘重之又重豈特唐末年而後盛哉然大曆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
而賦得無增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揜矣

宋朝財用

會計錄

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朝丁謂著景德會計錄田况
著皇祐會計錄蔡襄著治平會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總括
邦計量入為出有是錄。德宗時三百八十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
十五萬七千餘斛而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是四戶蘇轍取元豐八年
之會計之實而別其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
經費若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椿之實非皆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
其收支叙云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兩使留後一人今
後八人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百官之
富景德大夫二十九人今為二百三十人朝奉即以上百六十五人今
為六百九十五人承節即一百二十七人今為三百六十九人奉議郎
一百四十八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其餘諸司使副佾奉侍禁三省之
吏莫不數倍之於前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省神宗
裁減宗室之恩今微為之節使見仕者無損方來者有限雖未見其利

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慶曆之入二千八百餘萬出二千七百餘萬
治平入二千三百六十餘萬出二千三百二十餘萬熙寧入三千餘萬
出二千五百餘萬然其入之所以常多於出者先為之計爾夫計入以
為出則吾出也常裕如以出而為入則吾入也常不給蓋知所計則不
輕用之用之則不妄用今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比其數以較出入
孰為經用孰為私予孰為起支孰為定例孰為有餘孰為不足

精會計

財莫先於節亦莫先為會宋朝初建版部則布左計右計總計等使之
日其後三司置使度支焉其一有使有副有判官有提舉帳司磨勘理
欠等司夫度支之設職在諸曹一即吏主之足矣前人特以建使則其
意可見歟自景德星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戶口
之籍輿地之圖謂度之多寡賦予之厚薄其名其色其制其數莫不備
矣自三司使之罷理財既已無術而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
切委而不講營營支撐僅紓自前以至於今推原其弊皆起於理之而

無其說

今日費用

紹興中鄭湜劄子宋朝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一千六百餘萬以為極盛
兩倍唐室矣其後月增歲貢及熙豐間言判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
六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啻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
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神宗皇帝中都吏祿兵廩所費全歲不過百
五十萬元豐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和末崇後無度月
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過八十萬比年安靖
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多矣徽宗宣和間月支
九十五萬高宗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陳襄論神宗歲入緡錢
約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餘萬乃是六分之兵占其五

財耗於兵官

今日生財之道多矣惟是節省不得其術以今天下較財用於漢唐所
入十倍於漢五倍於唐唐人推監劉晏時每年得六百餘萬李巽最多

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萬

此必一段說熙豐多於唐紹興又若下云云

今准一年所入一千

三百萬有奇按之熙豐以後所入倍再今姑置勿置紹興初年所入已數倍矣紹興初養兵僅百萬今中外纔四十萬爾比來弊直合於餉軍理會左藏支養兵十之七又未嘗養得兵說者只云合太老弱去詭名殊號不知軍中不可無老練之人弱有二說病弱者則強壯者自不與為伍幼弱則他日復成將詭名未易檢校劉樞密云得一賢相自無許多般事始末只合於餉事上說外則斬借名器如紹興初使相未嘗除人節鉞惟四大將今使相二十餘人節鉞數百輩人月費數千緡又官親無樽節安得不匱乏

禮云

今日財有陽耗陰耗

建理財之議而有取於生財者今日之故說也建理財之議有取於節財者亦今日之故說也今生財之術視前古為詳矣穀則有租納則有庸酒則有權茶鹽則有征又有坊場之錢樓店河渡之錢前世所以取於民者今盡行之矣以此生財而財不豐則生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

節財之說視前古為盡矣力役不興征伐不舉好予匪頒初無濫賞而又惜士祿之圭角停樞密院之稿設上玉牒所之科次前古所不知節者今盡為之矣以此節財而財不豐則節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日天下不慮夫無財慮夫所以陷沒之者不可以類舉而又以陰耗之者衆前日之事今日之鑒也高宗皇帝在紹興間嘗以六事詢執政而當時宰臣之職品謂宣和徽宗全月支九十五萬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則紹興之月費加多於宣和一歲共用一千三百餘萬又謂權貨所入東南益歲若干萬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

宋朝置朝藏奉宸等庫其實欲蓄積以待非賞之用軍興賞賚則用之水旱災傷賑濟則用之三司財用乏則出以助之諸路財用乏則出以助之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貯之封樁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足縮募一胡人首用縮二百萬足此虜盡矣太宗改名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費皆取是

考索續卷四十五
馬太宗初實內帑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近吾必取之至所不免擾民
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蓋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真宗謂王旦
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但外廷不知耳仁宗明道
二年出內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于上上曰國家禁
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當時
常出錢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哲宗時嘗因冬大寒出錢十萬緡散與
窮民

祖宗時利權不分

祖宗時戶部之職實為三司其餘司則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修造河
渠之屬凡天下之事權鎖之太平貨財之入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帳
籍量其費用歛散及時縱舍由已而不為他所牽制內而諸司外而
轉運如心腹之運手足如臂使指苟官得其人則財無不羨此之謂利
權不分自三司之曹案為軍器監而繕修械杖之具戶部不得預曰都
作院屬於諸道憲司曰水部屬於冬官曰磨勘司屬於都部而並屬於
刑曹鈞考檢校戶部莫得而知之利權於此分矣故他司以辦事為功
而不顧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職守拘牽而實
用無藝國用安得不匱乎

內外財計不一

今中都有戶部有修內司有內庫有一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
軍之營運惟軍資當合自治餘皆屬戶部可也今他司財計所在戶部
不得其出入及漏卮無當何所致詰耶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
冶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
惟激賞不當他屬餘皆宜屬轉運可也利合而富利散而窘理財之道
可一言而盡矣

祥符天禧出入之數

國初以來財用所入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所出亦莫多於祥符天禧
之時至道中權酒稅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貫
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末鹽課錢七十二萬貫天禧末至

一百六十三萬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三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萬貫景德以來祀郊費七百餘萬祀汾陰上寶璽不與焉至道末所出不過一千餘萬貫天禧末天下總收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萬貫設者不預焉

今日總司之財

古之掌財者二今之掌財者三內帑也外帑也此自古以來則然也而中興之後則於二者之外而有總司之財焉此不可不講也中興以來駐蹕吳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貲其始糧餉職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主將取之總司總司吝於供億也然後請之於朝而總領之官出焉然未以名官也自收諸師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害而後總領之官置焉號為外司農其權重也官分四總領其職專也兩淮之職或分或合四川之名或仍或革此特一時之制焉爾而其大意則欲便於糧餉也大抵國家用度多繫於兵四蜀湖廣江淮之賦類總

司其供京師者惟仰閩浙而已近年以來掌命官以收總司之財矣又嘗歎合總司之財以歸戶部矣合之則緩急無所備不合則事權無所統其說紛紛至于今未定愚切以為合之非也不合亦非也蓋亦求中興之初所以命官之意乎方其初年總領財賦本之戶部兵式職固在外也而其權未始不歸於內也權出於內則可以制其虛盈職分於外則可以備其緩急斯不亦可行之法乎

四總所掌錢糧

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荆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

紹興歲入之數

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子慶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

茶鹽酒筭坑冶權貨糶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係年

嘉定歲入之數

當今歲入之數為緡錢三千五百餘萬而歸于版曹者蓋一千九百餘萬歸於淮東之總所者二百六萬歸于淮西總所者三百七十八萬歸于湖廣者五百七萬歸于四川者五百三十八萬嘉定十年廷對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山堂先生章俊編

建陽知縣區玉

縣丞管韶校正

財用門

東南財賦

東南財賦之淵藪惟吳越也水為聚富

夫東南財賦之淵藪也戰國漢唐至子今用之昔越王勾踐國於會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東及饒信是也其為郡十地至狹也當是時玉帛之貢於吳府無虛日外而吳之公卿大夫皆有賂內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養然未嘗有不給之虞吳王濞國於全是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閩中是也其為郡二十地雖廣也而尋陽與國宜春高安割而屬之長沙當是時吳之百姓無賦也惟即豫章山以鑄銅煮海水以為鹽而吳之富擅天下至於金錢之饒在處而不特取之吳

而未嘗有乏財之慮陳傳

唐財賦皆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

爰至于唐代宗大曆之際劉晏掌江淮監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天下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間韓滉之節度浙江東西也是時車駕在奉天滉則獻綾羅四十檐李晟駐軍於渭橋滉則餉米百餘艘乘輿反正於長安滉則貢米百萬斛非特此爾而唐雖名為都長安而大農之國計實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也憲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國計錄備述元和之初藩鎮瓜割王帑之不責於王府者十五道而歲租賦之所倚辦者八道實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當是時戶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萬而兵之仰給於縣官者八十三萬又且師旅四出誅吳平路剗蜀殄蔡伐魏其間廩給之費不可一日闕而初未嘗告乏則是東南之地善用之而財賦未嘗不豐也陳傳良

祖宗之時銀緡緡絮錢穀皆仰給於東南

仁宗皇帝慶曆三年詔會國家之財賦轉一歲之中而為定式別其州縣之廩給諸路之轉搬與酌漕舟車之費而東南金帛之成數入于王府者皆可考也江東錢之上京以緡錢計者凡八十九萬銀以兩計凡二十萬緡以匹計凡五十萬江西錢之上京以緡計者凡三十四萬銀以兩計凡十三萬緡以匹計凡三十萬湖南北錢之上京者二十七萬銀二十二萬緡一十三萬兩浙東西錢之上京者七十四萬銀四萬八千緡七十二萬福建銀之上京者二十萬八千北其大凡而奇贏之數不與焉與夫遠而兩淮之運而川廣所費貢不下百餘萬諸道金緡綿絮之饒亦且數百萬皆不可毛舉是時宋之在東南諸郡者凡六百二十萬石銅之鑄于饒池江建者凡六十八萬緡是則國家財賦之仰於東南也者未嘗不豐也同

天下地利古盛於北者今皆盛於南

國家撫有南夏大江劔閣以南秦然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為外屏

以元豐二十三、較之戶口登耗墾田多寡當天下三分之一其道里
廣狹財賦豐儉當四分之三彼西北一隅之地古當天下四分之三方
今僅當四分之二儒學之盛古稱鄒魯今稱閩越機巧之利古稱青齊
今稱巴蜀東粟利古盛於北而南夏古今無有香茶之利今盛於南
而北地古今無有免利盛於北魚利盛於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然專
於北者其利鮮專於南者其利豐故長江劔閣以南民戶雖止當諸夏
中分而財賦所入當三分之一漕運之利今稱江淮關河無聞鹽池之
利今稱海池下仰給而解鹽荒涼陸海之利今稱江浙甲於天下關
陝無聞灌漑利今稱浙江太湖甲於天下河渭無聞吳繼進圖

東南牧養

方今王氣盛於南故牧養亦盛於南
上古王氣在中上古王氣在西近古王氣在北方今王氣在南上古牧
養之盛在於西西之間故禹貢獨稱萊蕪作牧今登萊之間是也中古
牧養之利盛於於秦隴秦之先牧養蕃息受封於周今之秦鳳路是也近

古牧養之利盛於河朔元魏孝文於并州置牧場馬大蕃息今之河東
路是也宋朝以來川廣之馬足軍國之用蓋牧養之利亦去來
為之盛衰上同

東南歲入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

自宋混一之初所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
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歛然後歲入
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
則所入信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
五十萬元豐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後無
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
比年安靜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猶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
祖宗時多矣謝澠

東南縣邑民財

東南縣邑民財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于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十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亂江淮獨全
歷五季紛爭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幾盡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
八年間咸獲安業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咸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
數十百年間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彌得休息以至元豐中
比往古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
幾至數十百倍至于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氣天靈魏魏赫赫往古中
原極盛之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故自東
南漸重則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辨字內

九州所產

周九州所產與禹貢九州所產畧同

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荊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林漆絲枲青州
其利蒲魚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鹽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
帛以禹貢揚州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荊州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荊州所產也
豫州厥貢漆絲絺紵則麻漆枲固豫州所產也然則餘州皆以其地所
產之多少者而言之也王昭禹周禮辨

九州之田

吳越閩蜀之田在古為瘠薄在今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

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
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
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
閩蜀地狹人衆培塿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溉之
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
地力未盡者亦多矣續

九州田賦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有田輕而賦重有田賦俱等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中賦中中

梁州田下上賦下中雍州田上上賦中下也或田輕而賦重如冀州田中中賦上上揚州田下下賦下上荊州田下中賦上下豫州田中上賦上中是也或田賦等如兗州田中下賦賦正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魏為沃野豫州夫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為羅綺之鄉荊州為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兗州無雍梁之邊患無青徐之僻陋又無荊揚之魚鹽又無冀豫之羅綺居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

翻賦

九州之賦惟梁揚冀豫有時錯出

冀州出第一等有不給之歲即出第二等也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有時而出第二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豫州中國之交會

出第二等蓋亦甚優故錯出第一等至於梁州則夷狄北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入等似若太優故無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

上同

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宜故特有高下

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荆揚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兗豫磬則同出於荆梁磬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兗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玄纈縞揚州則有織具荊州則有元纁璣組豫州則有枲絲締紵等貢古於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桑麻穀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

上同

唐鄧汝穎陳蔡許洛地利

百補肥瘠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饒瘠鹵

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鹽與

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囊粟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
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
天下覽及山林藪澤之所有往往與古無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
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
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磽墉之地而當今
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頴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
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瘠原泉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
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流亡廢縣罷鎮
者蓋徃徃是矣類實民政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
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
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雖膠萊苧樵

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
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
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葉學士進卷

荊州地利

鄂乃荊州之地於古為齊自唐以來乃以沃稱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業翹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墉瘠民間苦之當
時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建昌居誠以地薄
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
朝之鄂州則是鄂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
陝以寬繼治鄂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
而民利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
土比之猶且為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來至于三國之季二千五
百餘年矣鄂土之墉自若也孫皓而下至于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
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

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舟車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字內

揚州地利

揚州於古瘠薄而近世乃為衍沃

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南東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取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雞豚畜之牛羊牧之荆棘焚而草萊闕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字內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

紹興之初歲費一千三百二十萬而一歲所入止以淮浙盜息計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况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租賦與夫其他名目甚衆而儲峙置竭常患無一年之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工務職策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用何不見其有餘

巴蜀江淮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蕭何留收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唐肅宗駐兵彭源河洛以北莽為盜區第五琦所謂財賦之所出江淮為淵請以江淮租賦命輕貨以給軍故史臣謂張巡許遠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此以江淮之資平天下也今欽戍守邊徒以江淮巴蜀之資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見其有餘何哉學士院撰館職策問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

以今日事勢論之合吳越楚蜀之地東西犄角視昔版圖所有殆不能
半而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於上供而上供所入特
不過閩浙數路夫以閩浙數路之所出而資東南七八十年軍國之需
無非殫竭民力以贍經費陸漕餘

諸路經制總制月椿及兩浙歲收緡錢

宋末取民多於宋初時

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末發運使經制兩浙

創立建炎初總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參政孟憲總財賦創立月椿四百餘萬應副大

軍創立高宗皇帝以爲始於宋應副大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

衣添糶本十分七分五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在祖宗時

一歲通收緡錢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

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十二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又

專隸朝廷州郡支費又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

鄭湜劉子

兩浙板帳江西月椿

二者稅額太重

兩浙板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月椿之數出於一時而不
能均如額之稅錢二萬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緡而月椿之額財一千六
百九十一貫額之稅錢四萬一千二百九十有四貫而月椿之額七千
四百緡是得之稅錢去表無幾而表之月椿幾五倍於贛江西月椿太

畧不均如此孝宗朝臣僚劄子

兩浙租賦

兩浙既供兩淮歲輸茶鹽又隸朝廷取民重於宋初時

以兩浙言之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不下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

稅十居其八州郡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一百萬浙東四

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焉然則今之

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斯民安得不窮困無聊耶光宗朝臣僚劄子

諸州貢絹

按陳留郡唐之汴州滎陽郡唐之鄭州睢陽郡唐之宋州靈昌郡唐之滑州潁川郡唐之許州譙郡唐之亳州濮陽郡唐之濮州淮陽郡唐之陳州東平郡唐之鄆州彭城郡唐之徐州汝陰郡唐之潁州信都郡唐之深州河間郡唐之瀛州樂安郡唐之棣州淮安郡唐之唐州

諸州貢綾

臨汝郡唐之汝州北海郡唐之青州汝南郡唐之豫州魯郡唐之兗州范陽郡唐之幽州將陵郡唐之定州漢末郡唐之隨州丹陽唐之潤州梓潼郡唐之梓州

諸州貢綿

臨淮郡唐之泗州涇郡唐之衛州文安郡唐之莫州東陽郡唐之婺州信安郡唐之衢州清源郡唐之泉州

兩州貢絲葛

臨淄郡唐之齊州吳郡唐之蘇州

諸州貢絲布

鉅鹿郡唐之邢州廬江郡唐之廬州鍾離郡唐之濠州壽春郡唐之壽州益昌郡唐之利州

諸州貢紵布

晉陵郡唐之常州吳興郡唐之湖州宣城郡唐之宣州廬陵郡唐之吉州宜春郡唐之袁州巴陵郡唐之岳州

諸州貢紬紗布

歷陽郡唐之和州布貢魏郡唐之魏州廣平郡唐之洛州博平郡唐之博州緡鄴郡唐之相州布貢

諸州貢氈紬

清河郡唐之貝州布貢清化郡唐之巴州布貢

兩州貢錦

趙郡唐之趙州廣陵郡唐之揚州鎮

諸州貢葛

弋陽郡唐之光州義陽郡唐之申州豫章郡唐之洪州長沙郡唐之潭州零陵郡唐之永州臨川郡唐之撫州潯陽郡唐之江州貢

三州貢金

南浦郡唐之萬州衡陽郡唐之衡州通義郡唐之眉州

二州貢銀

江夏郡唐之鄂州邵陽郡唐之邵州貢銀

二州貢羅

常山郡唐之梓州唐安郡唐之蜀州貢

二州貢蕉

長樂郡唐之福州右並據通典實事增損其文

諸州土貢

四京所貢

東京開封府貢絞綾 西京河南府貢密蠟 南京應天府貢絹 北

諸州土貢

沂密濮滑冀霸亳宿海泗滁濠等州興仁東平等府臨江建昌等軍則貢絹漉淄淄蔡越杭明秀豐梓等州龍慶江陵等府則貢綾婺處衢等州則貢綿郢揚光新舒黃湖常巖處支鈞郴岳英等州興國南安淮安等軍則貢紵壽光洪吉撫潭蒸全成灑等州興平江府則貢葛汝旌洛等州則貢紬濟南府則貢絹綿徐州則貢紬隋州則貢絹綾葛棣州則貢絹紬真定府則貢羅相州則貢紗絹鎮江府則貢綾羅鼎州則貢布果州則貢絲布達州則貢絁若夫青州則貢棗沂州則貢鍾乳萊州則貢石器孟州則貢梁米解州則貢藍花鳳翔則貢榛實建州則貢茶至於金之貢則衡嘉雅資昌利象融等州銀之貢則邵鄂循賀封端梅邕昭梧滕貴柳宜等州

國都漕運

古者國都甚近故未論及漕運戰國爭事交戰秦人罷侯置郡始論及漕

運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
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
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
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
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得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務相侵伐
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
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
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子所謂千里饋糧士
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當時亦
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
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二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
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呂東萊

關中漕運西漢

漢初漕巴蜀粟後漕關東粟最後又漕山東粟

漢初轉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侵廣於是歲漕關東粟
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
百萬石大抵多似於山東諸郡枚乘書云當時有欲開褒斜道以致漢
中谷者以江多湍石不可船漕則知巴蜀道險以運轉為便而集於京
師者不可多置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
益多致之於史獨河東有糧倉涇倉穀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船五
百舟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
矣

關中漕運漢

漢不仰江淮粟至唐始專仰江淮

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
之法未詳到得武帝時吏多而徒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

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度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至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後運粟入關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京都所運不是江淮之粟到唐時專倚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使出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數十萬後來明皇時府兵之法漸壞兵漸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大抵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射享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兵與漕運相為消長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自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稅不領於度支所以唐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

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嘉倉河陰倉之類轉相船運自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江淮之道各自置船准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矣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甚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三節最重者京口江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咽喉處淮是江淮最切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丞相李奇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知三節惟是京口最重

關中漕運唐

唐初漕運未甚多自後益多於前

漢都長安唐亦都長安漢漕運事不多見至唐方以漕運為大事然唐初未甚見元宗以後方說得張大耳蓋關中是西秦沃野之地亦可支給卒有水旱則轉漕皆少亦自足用故正觀末徵之間止歲漕二十萬

自後承平日久用度彌廣奢後日甚如專仰給漕運天子數幸東都就食敖倉粟德宗時關中倉庫耗竭禁兵或脫巾呼於道望見漕船德宗父子動色相賀是以裴耀卿劉晏之徒皆以漕運得名大率漕運多是江淮之粟使關中極迢遞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自洛入黃河自黃河入渭方至關中每一番發江自二月起程至五月方到汴河七月間方到入黃河十月八九况用兵人般運在所不便耀卿措置轉運隨處交納粟皆易人雖可稍停民力當時民丁約四百萬使丁出錢一百為漕運費又益半為營窰亦大擾民矣且秦漢時亦有轉運只用兵時運糧粟實遠為多數十餘鍾致一石之類是已至唐則專一供關中之用故漕運極廣德宗時歲會百餘萬石則是歲歲用兵也裴光卿雖能省漕運然只知為國不知為民止能般運米粟足朝廷之用而不恤民力之困獨不思正觀永徽之初二十萬石而能足用而今乃如是之多其咎安在若賢相處於此必不獨理會漕運須是使人君節用自其上而節儉若止於漕運特一能吏之才耳徒使在我有多運之功

而朝廷無節儉之德賢者宜不為此耀卿何足以知之

東坡書

關中漕運

漢唐 隋漕運多於漢唐又多於隋

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泔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门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门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道甚險卒泔河而入謂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轉運者耀卿與晏為首

歐陽文通進司上書

汴京漕運

宋 宋漕運之數

太宗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六蠲民租未嘗不及數

長編

宋漕運之數

宋四河所運江淮汴沂入汴陝西自黃河三門汴沂入汴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統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軍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十餘斤會要

宋恃汴河為急

神宗熙寧八年張公平嘗論汴河曰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師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三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淮汴河所運乃太倉畜積之實故宋於漕事至急有汴河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長編

汴京漕運宋

四路粟惟江淮最重

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

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曰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盪散於諸州諸州或有費亦有益以賞之此是宋朝良法

關西漕運宋

分汴京之漕以給江西

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惠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以卿之迹不憚十許里六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歐陽文通進司上書是時用兵陝西

國都漕運宋

宋以東南而漕東南北之漢與宋為易
唐人嘗以東南而漕關中矣宋嘗以東南而漕大梁矣其道路之遙遠
轉漕之煩費孰與宋朝以東南而漕東南又何至於虧乎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諸路

東南十路 淮南兩路。江南兩路。荆湖兩路。廣南兩路。兩浙路。福建路。

傳稱善人天地之紀君子邦家之光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

下國家之重端有在於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巡

而登湘山 宋朝潭州益陽縣內 夏禹東巡而登會稽 宋朝越州 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

趾 唐交州宋朝 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缺舌去京華

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為蠻區賢人君子不產

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為遐陬不之齒也逮夫秦伯奔荆蠻

而吳人化其德文文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國東南之民

浸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由是季禮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
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于南國若教蚡冒筆路藍縷以啓
山林而荆楚以闢勾踐種蠶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
治吳楚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為教之
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
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脩駱越之律張霸興吳會之學王景
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
延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矣嗟乎城邑
而居倉庫而儲陶瓦以覆服牛以耕父子夫婦以為家鄉黨庠序以為
教斯中原之民自古能之而東南之民自二代以前漫然未有聞知則
與禽獸何異哉逮夫春秋戰國而不得善人君子以為邦浸華蠻風而
歸諸華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
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宋朝風教滋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
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

今之東南乃過於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槩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在

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十之一時天下縣千五百五十餘萬東南纔百

萬餘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

天下之十一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餘萬東南當二百四十餘萬又後一百

三十有六年當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

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萬東南當四百七十餘萬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

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

餘東南當六百有餘萬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

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餘萬東南當四百七十

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

古邈焉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於唐而

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戶石而

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治凡六州而五

在江浙宣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

緒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緒至劉晏幹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緒
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緒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
與自唐李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緒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
倍正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緒而皆在東南此
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
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為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
物大豐美方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
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藹興人材之挺出與夫典禮之脩習
俗之美則又與古漸焉不相侔矣雖往古中原之盛尤有所不逮則知
天運去來也無常利特因時而已然自開闢以來至于宋之興王者之
作未有自於東南故議者不能無惑而不知壅久必行蓄厚必發天意
所鍾邇有待而然耳且如并州之地自陳隋以前寥寥數千載未有一
王與其間何其微也及唐太宗拔起晉陽不踰時遂遷隋鼎綿歷五代
五十年間河東三節度乃相繼為帝又何其盛也閩中之地自陳隋以

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
詹為之師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于宋朝而英才輩出傑然為國用
者不勝其紀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
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仰觀俯察酌以民情國家之勢斷
可識已

中原七路

京東東路。京東西路。京西南路。京西
北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

劉石之亂東晉奄有東南垂百餘年淮漢以南盡為晉土而當時有志
之士常嘆中原之未復豈不以古帝王之墟而重失之邪然攷其地不
過禹貢青徐豫冀州之壤而在唐為河南河北河東三道在宋朝為
四京七路及淮南宿亳海泗諸州與陝西河中府解州陝魏諸郡是已
以宋疆理校之僅能當天下一十三耳何於古而甚重也亦嘗考之載史
自開闢以來綿于三代其間帝王之作莫不建國于三河之間戶口熙
繁田園腴闢城邑井里粲然聿脩天下民物於此乎聚四方風教於此
乎美更三皇五帝而益重冠九有四夷而屹崇故歷古以來端為重地

狗名而責實必輕重之當議者可不深考云

川陝六路。未興軍路。秦鳳路。益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梓州路。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為喉衿以荆湘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吟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池以汴洛為喉襟以并分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遠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越吳兵騁于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唇亡為寒者正此之謂蓋自春秋

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蓋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汾河祇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有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激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代如棊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

者豈唯力之不迫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抑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擊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輿地門

諸路

二十三路

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於羗狄至于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州幽州并而元豐廿三路三代以前犬羊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冠之地皆徃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王化所加唯在蠻羗荒而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徃徃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盛衰凡日月所照可以驅蛇龍剪荆棘而人其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以為夷狄苟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羗如海表蟠木之地

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魏魏之功遼東營州之地
唐虞之疆理也而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正觀之降燕雲河湟之地
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十年太平極
治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
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
也而秦漢闢之資以富疆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
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輕矣蓋三代以前天運王
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徵倖當時帝王有
作則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蟠木宅龍城唐營州宋朝棄於東夷黃
帝逐獯虜而邑涿鹿唐幽州宋朝棄於北狄高宗震伐於鬼方西戎之遠也文王遠城
於朔野唐雲夏之間宋棄於北狄莫不集厥殊勳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巡則終於蒼
梧夏禹東巡則歿于會稽宋越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
及大抵經畧東南未嘗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滋眷佑於東
南而西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徵倖當時帝王有

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
縣隋唐闡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
厥靈後世益蒙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福極吐
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卷
狄為郡縣者未常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而有至此也譬諸人之
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小人君子居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
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之禮則黜為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
為中國是中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矧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南
風氣濕燠有夫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其所以不可
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內得陰陽之正者唯河南為然渡河以北
沿關以西則風氣稍涼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
地之和一也先王既輯正於西北則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
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為帝王之君仰觀俯察則
西北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

考索續卷四十八
下大勢默可知矣

九州

禹別九州

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按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
兗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荆河豫州千里而凡海岱青州千里而縮荆山
衡陽州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州
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州相去以四千里之至華陽
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
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徐兗豫三州
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
州之大獨不可得而整耶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難
言之也切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倣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九百
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入州
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

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

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

盡良疇既關廣土實稀故三州徐兗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揚州

荆南函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江湖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

闊踈稼政平土蓋寡開田甚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闊也嘗考西漢之時

去古未遠方其極甚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

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十萬戶而荆揚雍梁四川僅當三百

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

闊據今驗古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嗚呼治有本

要帝主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百萬而無

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牧以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

職以農為先誠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田不

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以立市朝廷國家故

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

皆取定於民田故官無閑則兵無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
一之歛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棄
色故得禮節著而榮辱彰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
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
坐水陸而建都會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
田蓋寡至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敵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
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
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臣大郡多至數十萬戶
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
既不能為之閑禁又從因之以視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
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古稱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
謂人皆土墾也今耒耜之民僅能當天十之三使歲皆有年則斯民
僅能糊口設一穀不登所在不免告糶然後知先王之制所以為后稷
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前王昔匪惟德教之有虧固亦法制

之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
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而不復可行於後世矣抑亦復之者未得其
漸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復而先王愛民之心詎可弭忘哉後王
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崇是重則王制雖未必更
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臣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
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徒論其道理遠近山
川夷險而已

五服

陶唐五服

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
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
隔不出禹貢之域何道理之殊絕也遂致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
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迹所通逶迤曲屈動
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而臣切以為不然夫鳥道信為徑通而人迹

史能者及抑嘗討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
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今以東
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
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
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任東北隅燉煌任西
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贏
則五照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
朔方曰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
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我狄之地
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為道之云
乎則先儒巧傳之說失其據矣嗟乎昔先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
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遠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遠
足為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特廣大之
名企後世無厭之福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遷好大之君以

廣斥土字為功而記錄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
呼戒哉

疆域

先王疆域

傳稱黃帝北邑涿鹿

唐幽州宋

虞世南陟蒼梧

宋荆湖南路道州寧遠縣北嶺表之蒼梧也

夏禹東巡會稽

宋越州會稽縣

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

朔所加邈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采同

北止幽陵南止交趾西止流沙東止析木萬里

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屆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

域糜耗華夏甘心邊夷而無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

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恭布星

分畫為萬國其侯邦所獲僅能及後世一鄉一亭

漢時六千六百二十

五亭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

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句

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胡猾狄擊兵不辭而敢與上國抗衡者

也然則黃帝禹舜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亦為斯民愛戴之厚不敢
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荐興轉相侵侮小國日
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矣逮夫姬周浸興
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總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相吞滅又
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通行天討而六邦始畏其力
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陸則獫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三分天下
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
夷狄寔強江浙之間已為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未始通於上國於
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暨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
國經野而舜禹陸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
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矣抑亦時或不侔耳
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
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

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暨悉為郡縣而猶以為未也噫何元元之不幸也
歟文王周公之道果若是乎使黃帝高陽舜禹復生於斯詎若是之勞
民嗟乎黃帝登空峒宋朝嶺南之境內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
秦始皇登之罘山宋朝萊州之文登縣漢武帝登單于臺宋朝雲中府之西北隋煬帝幸鴈
門宋朝朔州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
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
加故勞民蠹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臣謂其觀
先福負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
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則可與言化矣

西漢疆域

高惠文景之時天下甫安四夷鼎盛匈奴侵盜河南宋朝陝西尉陀切
據南越宋朝廣南西路閩越王猶保閩中宋朝福建中國疆域南北總五十里東
西又且不及三代以還一王封域未有儉於此也而當時天下無事治
幾刑措後世莫及逮夫武帝末年四陸之地舉皆開拓東西九千三百

里南北萬五千里開闢以來一王疆里至此為盛而當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後世未有取也王莽之亂百姓謳吟思仰漢德故劉氏復起天下響應史臣以謂高祖孝文之仁德結於斯人也深故光武成功若此其易彼漢皇基業恢宏如此曾何補於後世夫然後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斯言不誣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集

正北為五千里關隘以東一千里至秦州秦州之北
口為半後世未有歌也王莽之亂百姓離散思欲
下齊應史臣以謂為祖孝文之仁德歸於斯人也
其為後漢書表所誤法如此曹何補於彼世史以
唐書王莽言不經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續編

